

天下

卷之十

漢處諸夷疏

議處銅當元各

議處土官軍正疏

解寇無尋

議處地方疏

軍民利病疏

議處二吏疏

勘農地六議

尚書李默

少卿周弘祖

巡撫湯沐

巡撫宋宗懷

巡撫徐問

巡按王香

巡按鄧光先

提學張鳳山

貴州古西南夷蠻地，國地里蠻夷並同，其境而
 山皆峭深，地瘠，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恐
 其狼吞伺，稱外之則守在永寧，主部對黔盤據，廣土
 尋伏北藩，則臺牙畢節，若思南、石阡、鎮仁、數郡界在
 鎮筈，西播夷峒之間，鴟張勢突貽患深，况地雖東
 川，烏蒙諸郡，旋鋒驟每與川湖同災，害而軍民咸
 計，又太平仰給于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

劉平者牙叛苗疏

者牙善後疏

宣威營兵糧議

移駐鎮遠字僑疏

議處苗寨疏

更調武職疏

議處五開疏

新增兵餉事畧

募勇守城議

紅毛
紅毛
紅毛

劉便亦亦先

巡撫林喬相

巡撫江東之

湖廣巡撫陳者

金事畢疏

知府蔡慈昭

水西普安州凱王諸酋當甲山夷地連討敗逆

首補忠起一朝故三泉鏡之消不忘格閱而事暨

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實至因俗以時

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議處銅苗疏畧

少卿周弘祖

自有苗患以來其譚制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剿曰

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二十四年

賊勢猖獗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焉

以花紅牛油渠財謹許保給以三年約而遂充官

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騎子糧餉入手即出發利

未及一年募食諸寨動言得往來自聽招此則撫之
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撤兵之後調去漢兵五千
五百名守銅仁又調酉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峽長
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吼里司土兵龍必弄等一千
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憤自撤
散龍必弄亦為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
多則苦于乏糧兵少又不足分而控扼賊路則賊所
必攻聚于空際則緩急難應則守之無益之明驗
也張總制所當審察用請去冬臣即江石叶月改
或我嚴守之試以之或散而四達衝而出沒

進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竭彼不足先此言
險阻賊勢悍勁今之符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
檣方服者乎此又用兵之末可也最言謂此臣最憂
西徭僅不同原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權
額錢糧先年之檣起于土官其後湖廣鎮軍一司認
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承為之主免於誅故如皇子
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剽牛瀝酒妻子羅
拜情願起立衙門復還舊治蓋田興與苗者往來事
辰州徵此時苗尚未叛也私相語曰吾父母官又營
當救之鳩銀入城買馬更珠以犬之器歸之出城後

與苗財求索無厭遂由妻子群酋力乞而赦之又復
撫入爭其故主則由是無統而不可約束者故至於
銅仁事勢頗異於是設府原足改土為流無為歸以
長官司為屬柵雖由於長官衰弱不能幹束各苗亦
從前有司不能無致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
錢糧一事徵苗不納以適人責之見戶逃亡責之士
官平頭長官至郵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
溪思州馬口黃道泥溪等處無慮數十備備鐵威鎮
歸本土若銅其苗于中遷徙壯者為壯者為之
派為屯堡舊行舊司舊之經理其利倍于安共而各

兵部亦可馴服矣茲非處由之正法乎
云由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而云云
官軍全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有司
通畫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
官為之高然故敗則必有所歸矣乎
矣

議處土官軍伍疏畧

巡撫湯沐

一預制土官今土舍私相傳接枝
宜如軍職貼黃例歲終令土官各上
有無嗣子狀於布政司三歲當入覲
則預上其籍

部其起送及主事奏授者預著立籍
入學習禮不由儒學者不得起送
入學者雖滿學科貢與平民武生一
體則可以大
所軍士舊在朝勾以科過在逆者指
奏議訓都司參問其清軍衙吏不但
當兼理缺之軍伍宜令所在有司各
各籍於都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
此參証諸營司查革兵部覆議 制曰可

禦寇疏畧

巡撫奏疏畧

一抽餘丁以儉軍伍調軍士生息日當官有諸衛計
見在正軍戶內餘丁盡數報官抽議奏實官伍〇一
查理老疾官軍諸所官多年壯而托族官親軍戶
遞徭而托故者侵冒並查核復其任役 詔如議行
議處地方疏畧

巡撫條陳

一五芳倉糧以杜改弊四川永寧倉額收永寧倉
司秋糧永寧衛巡糧及重慶叙州等府銅梁縣長盛等
縣折粒大布俱於本倉收納其糧放永寧衛倉量計
宣撫司首領官吏師生月糧而放永寧普市等三司

所官軍冬三月折色遞年倉糧去四川隔遠難以
地過歷視貴州開別守巡不得稽覈錢糧自出納
侵漁攬戶任其違同輕折及至放糧檢令文官糧放
冒破借貸預支允還關領百計刁難官員者滿院既
控勘竟赴四川給文支吾晚去使得保全已該前巡
撫都御史劉士元奏行川省撫按將銅梁等縣折店
糧米徵銀解貴州布政司上納外違該司衙糧仍於
該倉上的積解復然今後永寧倉官糧未議者請
要官請貴州撫按轉行該守巡官吊取憑照應五五
查計之議定之云云遂卒未明然使侵冒其因用

該管官司衙門選官積給由子項查該貴州巡按衙門查明子孫不許擅自起送應將確可清而好者不得次肆矣。一處調選軍以資官伍者得貴州軍務機難歸員西南極邊衛所軍人或因三次逃回高臣等事例應改發邊衛充軍正犯身故子孫若依清例發遣動差軍令官押沿途應付驛糧驛遞及至中途或到衛身故或隨到隨逃該衛既無實用之軍員儘又多勾補之擾人後凡遇勾注二次逃軍及為軍理改問發邊衛充軍者酌量地里遠近俱發本省邊郡勾等衛所充軍應報經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治

邊衛所略但當川中司水不更兼休息且開發無終本身者侍其身故子孫仍補原衛庶幾邊衛儘可以少充而各處道遠亦省費糧之費矣。一謹察邊防以杜後患貴州地方接壤西寧由土司管理漢人堡土人每堡結寨住家交通彼此由人排通買賣牧養窮鄉僻壤地方往來甚難有難合無議行貴州各屬四川等處無城區及三寨各堡行司巡官嚴加禁防鄰近二官各堡下三寨等處如有違犯該縣邊衛官引差巡緝三寨等處及三寨等處之官嚴加禁防

軍民利病號畧

巡按王右

一召逃亡以復本業貴州地里極罕各該農民依山
爲龍沿澗爲田兼以草萊雨露之滋頗爲膏沃各民
世守所遺刀耕火耨以給俯仰比有定基四稅糧驛
館馬匹皆視其種數以爲等差近各土官貪婪不無嚴
縱容積年頭自把事總小牌人等下寨講宴罰共盜
錢米線搜其錫太牛隻過數者則派拉手增烟則派
幫助往來則派長夫年耕種收穫之時毋論土官即
謹司目把人等亦索人夫做工又交結吏目爲取贖
步馬匹土民憚其虎狼暴惟其所欲即與之年入

別業逃解當要盟子以期少延旦夕之命遂致田土
荒蕪歷年無徵下以奉民恒產上以虧官常謀款之
玩法地方疲憊今後備行各司道定委之正官員各
到該舉從實稽查招集安插復舊照舊嚴禁土官不
許擅差目把人等下鄉搔擾庶百姓之仇讎者可復
糧馬之通久者得完而土官該管地方亦可世守弗
失矣。一清丁田以杜隱占各府州縣司造解每年
盤民戶口全無的實姓名十年大造黃冊指東易西
掛一漏萬各無真確蓋緣各土司設計搪塞不欲以
實數報之於官而官府亦鮮有專見心清理者故流弊

至此合將該府州縣地方挨門履畝逐一清查如有
一司共幾畧幾里每畧每里見在人戶幾何丁口幾
何漕次幾何買賣收除幾何每年上納稅糧幾何
報到官每行查數令從實具報造文冊收貯候大造之
年嚴行改正報部仍出給平印由帖與民收載以備
查考如有比對不合增減作弊者悉照洪武景泰弘
治三年等事例從嚴治庶士官知以戶口爲重而加意
撫綏百姓知以開籍爲機而隨分管理矣。一均差
徭以免濫役貴州地僻民稀難與腹裏例論而官庠
之徭役則同百姓之累若尤甚乎選年終查取徭役

按受賄賂以行所私重者全家除名貧者重復承當
致有產重而巡力絕而麗稅者宜訂本政司詳該道查
議各府州縣衛每年額定徭役在上司者幾何府州
者幾何衛所者幾何納銀幾何出力幾何量其入正
田畝多寡依酌定數立爲成規或一年或三年重委
廉正官員查照冊籍從公審編此外不許假以別項
名色私自科差庶賦役有定冗苛待除而邊徭民黎
皆願無以視化咸矣。一查科差以蘇困苦責前
等二十衛所軍伍多係三戶學卒或清勾補役倚月
糧以供衛仰假煮米以爲生息貪困至極各該指揮

千百戶等官閤知於他由肆科差以造司則有然則

錢閤糧則有使用錢開標則有什物錢平毛則有分

例錢供應則有心紅柴炭錢買聞則有按月該會計

則有歲用錢每所設有軍吏以收放每伍設有標長

以派撥每毛設有屯吏以催辦每衛設有總吏以掌

管巧立名色衆置油猶遂致軍士日不聊生逃亡接

踵良可深恨宜將衛所軍吏標屯屯吏總吏等盡數

除革一應文移造冊等項專責六房司典承行各

該歲用俱行查出前田內支給倘有不得已差使吳

將餘丁量撥如有假名科差一力一文者從重究治

庶營伍之窮困得蘇而軍士之乏斂可道矣。一土

官赴京覲察 社稷舊制所關入京爲常之制大傷

國體乞申嘉靖九年事例禁之。一土官受職於朝

而無俸祿定制以致科剝無常民受其害宜令撫按

官議制常祿。一貴州思南石江等處舊無館驛頃

因添設兵備遂將衛達諸官置議以建里甲供應之

苦衛所軍士職在操中非以應付迎送乃令朋買馬

匹走適于事體非宜請乞革革。一屯軍出糧擇軍

差養馬制也顧責之軍餘軍養馬以致偏累遊軍宜革

論撫恤以救其弊。一武官多貪殘無忌請人控按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實曰通志卷三十一

詔悉如議

議處王吏疎畧

巡按部先

宜分別賢否報本部仍按季稽其行事

一由吏獲贖作梗衝路宜令土司酋長所部境畧
做中土保甲之法互相覺察如遇盜賊竊發責其擒
獲解官如有窩縱究治。一本省驛站疾困苦供應
雲南之舉今後各道應付牌票俱於理按御史稽登
起解銀扛不許帶私貨。一將一省每歲出入之
數通核有無盈縮嚴督催徵使賦額不虧軍餉充裕
○一秉性至詐而可以信乎吏止至貪而可以廉感

註申明當負刃剖罪之脩羅城能造宴會之費使法度
紀綱翕然振舉則懷子野心可不煩兵而服。一本
省鄉試費用錢糧原無定額每科動支從抵贖罰等
銀用至七十餘兩今前項贖罰係奉旨起解之數
乞將當科之年均免解部以爲定例所司據覆從之
勘處地方議
提學謝東山
地方遇有表情所差委勘處者惟武職官然武官生
長於斯土俗長清周知爾然足以士官暗與交結串
同欺蔽故有所差妄貳拘提不出或遲延不了乃結
上司曰生約曰吟三不然否詳之後即爲改委之說

及敗委一人復踵故習日復一日官遷事變則又使

倖於後來者之不知而留為前件故有所差委姑終

一人責以限期則前件易完而積弊可革矣

一各衛正軍雖有缺絕而餘丁尚多屯田雖多節遠

而佃戶頗眾動謂軍伍缺乏屯田荒蕪者偽也大抵

餘丁多於舊時而藉口於逃絕屯田廣於舊額而藉

口於荒蕪於是丁口為虛闕之資田糧為私庄之蓄

此各衛影射之弊中巡該道尤宜留心清理者也

中嚴礦禁示疏畧

巡撫王 馬 呈 題

查得宣慰司水碓殿封閉已久即經本院申飭禁約

近聞家惠高王招集流民杜勒渚謀夜聚焚殺藉名

事到相應速行該管各地方官員接訪密事如獲私

搭草棚偷設燈籠即時拆毀仍將高王派民緝縛解

院先照軍法重治復依律例逐遣各官役准以捕盜

除路論功查地方軍民人等有能協力擒獲連賊解

獻一體給賞

議發滿洲驛

巡撫赫 奏 題

平浪司在 國初原置流官張鶴管理英武末年故

總寨民王應銘以新保代理後以改司量稅副委員

職事本非諸司土著之事自去乙亥改原有廢款

約之功可垂論者歷代相承一朝廷惟其迭
爵王。愚至渥矣止德嘉靖間王世濟父祖王連王
仲武相繼以暴虐凌變部民致有阿向王聰等叛
有老章事四甘効力聚兵奪陵犁東始焉陷平於時
議以四目分管凱口五牌地方催辦公務錢糧而以
白頭等五牌仍舊主作武管理向無異議至王世繼
後當政行劫擄虐劉氏天討一傳斬首數百聞王
與刑其弟王世麟復有已夜悔罪之語在事諸臣聞
為椎廢朝廷好生之仁抑體罪人不死之義建王
世麟以士民各目照依父兄佳範止官白頭等五牌

地方不許干息四目原管凱口五牌如或騷擾父兄
有惡越分侵佔應設管司提督官呈請到平地方
盡歸部勾府管轄永下許據實奉欽依遵行至全
凡其身守爵土之尊已為朝廷法外之仁奈何竟
方崇惟義冠帶即效歸為賊首惑術之謀所擬及
該司道勘定明白之宜照依原題事理時正則奉
職之法倡稱四目之子孫先以貽害荷覆部民起釁
之由原有所自而老蠶之受賂代告老金等之聽然
相從遂致受時惑其幸為中計之地此與先年王世
祺之敢於糾兵至官至官尚有謂今四目子孫繼

縮等已經頭還凱口玉牌地方聽從該府委官撫
各立寨長連徵錢糧以後王世麟子孫止於事曹白
頭五牌地方自可永杜爭奪之端伏乞 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 請將王世麟等各犯招擬情罪行臣
等遵照發落王世麟准照舊管管理白頭等五牌地方
其該司凱口玉牌地方與小欄土戶西徑屬府管理
每寨選充寨長一名俱聽該府撫諭一應糧差服休
該府刊布書冊將各寨長催督徑自赴官上納四日
名色悉行革退其子孫雖滿等必承父祖佃種溪官
私莊田土照舊供租在官以爲給養鎮軍之需不許

復肆科害以後王世麟并其子孫敢再有生端謀占
凱口地方者定與先年邀允事理勘究明白永革世
襲追卹 奏繳十牌地方俱歸該府徑自管轄如四
日子孫有敢生事投訴凱口表民者即將原給溪官
田土盡行追奪另給部表認佃從重究罪示懲庶統
駁之法紀條明而克自可疏其畛分諱之境土有定
而吏部永保寧安矣

嚴禁地方疏

巡按薛繼茂

一各衛公費編有歲用乃經收官明加暗削凡各應
上司奉承過客交結支取之分外及承地頭甲首徇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急使諸臣因至此極耶勢必不均
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宜異古聖臣愚謂

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

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遷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

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知或居官

稱職其陞遷祿他省量度一年庶幾兩無無不

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稱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

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合知與大臣無異在

為大臣者體恤之否耳臣在部每見食官米者滿署

別東西廊幾數百人有一能鐘不能寸步者有豎梧衣

不能稅形者有而無人色者千態百狀觸目無心中

間欲微徵祿養於主者固有因主平去走風塵欲博

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思而思曰人主官

人猶人之植物也之高則高固卑之污澤則污澤

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貢國竭民者不在元

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數得標三尺議其後未是

不可稍為之寬乎臣愚謂舍官陞遷一以本省為主

考滿固不為或就三選三選之在後文也部不知可

停止否僅可停止數其考滿後官陞遷在部則最手力

量加名色致仕云云三之一三之一三之一又巨見之矣